两种不同热处理工艺下亚稳 β 钛合金 Ti-6Mo-5V-3Al-2Fe-2Zr 的低周疲劳行为

刘知多¹,张浩宇¹,周 舸¹,程 军²,张兴君³,陈立佳¹

(1. 沈阳工业大学, 辽宁 沈阳 110870)

(2.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, 陕西 西安 710016)

(3. 辽宁北方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, 辽宁 沈阳 110000)

摘 要:研究了固溶+等温时效及固溶+随炉冷却 2 种不同热处理工艺下 Ti-6Mo-5V-3Al-2Fe-2Zr (质量分数,%) 合金的 低周疲劳行为。结果显示:固溶+等温时效处理后的 M1 合金显微组织中含有短棒状的晶内 α 相以及连续晶界 α 相;固 溶+随炉冷却处理后得到的 M2 合金显微组织中含有细长针状的晶内 α 相、连续晶界 α 相以及 WGB α 相。在 0.6%、0.7% 和 0.8%的较低应变幅下 M1 合金和 M2 合金均呈现出循环稳定的现象,晶内 α 相间距较小的 M2 合金呈现出较高的应 力幅值;在 1.0%的较高应变幅下,由于背应力和摩擦应力的竞争机制,导致 M1 合金和 M2 合金均呈现循环软化现象。在 0.9%和 1.0%的较高应变幅下 M2 合金的背应力硬化速率相对较小,其循环软化现象更加明显,其应力幅值相对较低。 M2 合金的晶内 α 相将基体分割为若干"封闭单元"且 β 晶界处形成了向晶内平行生长的 WGB α 相,导致其低周疲劳 寿命均低于 M1 合金。

关键词: 亚稳β 钛合金; 随炉冷却; 低周疲劳行为; 摩擦应力; 背应力
 中图法分类号: TG146.2⁺3; TG166.5
 文献标识码: A
 文章编号: 1002-185X(2023)02-0658-09

亚稳β 钛合金因为其比强度高、深淬透性好、冷热 成型性能优良等特点而在航空航天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^[1-4]。例如β-21S 合金以及 VST55531 合金分别应用 于制造波音 777 以及空客 350 的结构件^[5]。该类合金的 服役条件相对恶劣,通常需要承受较大应力下的循环载 荷,容易导致合金产生疲劳损伤引起突然失效进而导致 严重的事故^[6]。因此亚稳β 钛合金的低周疲劳性能也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
众所周知, 亚稳 β 钛合金在热处理后析出的 α 相可 大幅度提高合金强度,同时对合金塑性具有显著影响^[7]。 研究人员也发现,析出 α 相后合金的低周疲劳性能也发 生显著变化^[8]。张临财^[9]等人的研究发现对于 Ti-10Mo-8V-1Fe-3.5Al 合金,次生 α 相的数量越多、间距越小则 越难形成完成的滑移带,进而提高了该合金的低周疲劳 寿命。Kumar^[10]等人对于 Ti-13Nb-13Zr 合金的低周疲劳 寿命。Kumar^[10]等人对于 Ti-13Nb-13Zr 合金的研究发现, 该合金的低周疲劳寿命随着次生 α 相平均尺寸的减小而 显著提高。Pan^[11]等人研究了 α 相对于 Ti-55511 低周疲 劳性能的影响,研究发现 α_s/β 界面处位错堆积的密度要 远大于 α_o/β 界面,这一发现说明针状 α_s 相对于低周疲劳 加载下位错滑移的阻碍作用更强。可见, α 相的数量、 尺寸和形貌等对亚稳β 钛合金的低周疲劳行为具有显著 影响。

Ti-6Mo-5V-3Al-2Fe-2Zr(质量分数,%)合金为一 种新型的亚稳β钛合金,基于 Mo 当量准则和 d-电子成 分设计方法设计,其 Mo 当量为 12.15,Bo、Md 值分别 为 2.7823、2.3765。经过热处理后,该合金的抗拉强度 可达 1400 MPa 以上。作为具有高强性能潜力的新型亚 稳β钛合金,其经过热处理析出α相后的低周疲劳行为 尚未明确。为此,本实验以 Ti-6Mo-5V-3Al-2Fe-2Zr 合 金为研究对象,对其进行 2 种不同工艺的热处理,从而 获得了α相具有显著差异的 2 种组织,并对其低周疲劳 行为开展了研究,以期为该合金在服役过程中的疲劳性 能以及工业应用中热处理工艺制定提供参考。

1 实 验

实验材料选用亚稳 β 钛合金 Ti-6Mo-5V-3Al-2Fe-2Zr。 原材料为高纯海绵钛、Al-Mo 中间合金、Al-V 中间合 金、纯铁和海绵锆,经过 2 次真空自耗熔炼得到 Φ 12 mm

收稿日期: 2022-03-22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52104379,U21A20117);辽宁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"育苗"项目(LQGD2020012);辽宁省"揭榜挂帅"科技攻关项目(2021JH1/10400069)

作者简介: 刘知多, 男, 1996年生, 硕士, 沈阳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, 辽宁 沈阳 110870, E-mail: lzd9659@163.com

的铸锭,锻造得到合金板材。经测量得该合金的相变点为 850 ℃。利用电火花线切割在板材上切取制成所用试样。将试样分别进行 870 ℃×0.5 h 固溶+600 ℃×8 h 等温时效处理以及 870 ℃×0.5 h 固溶+600 ℃随炉冷却处理,记为 M1 及 M2 合金。

使用腐蚀液(氢氟酸:硝酸:水=1:3:7)对经过金相砂 纸打磨、机械抛光后的合金试样表面进行腐蚀,使用 S-3400N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试样的显微组织形 貌。使用 TenuPol-5 型电解双喷减薄仪制备 TEM 分析试 样, 双喷液为体积分数比为 1:7:12 的高氯酸、甲醇、正 丁醇混合溶液,并使用 JEM-2100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进 一步观察热处理后合金中的次生 α 相,统计次生 α 相的 平均相间距。使用 MTS Landmark370.10 电液伺服液压 疲劳试验机分别对 2 种热处理后的疲劳试样进行低周疲 劳实验,低周疲劳实验样品尺寸如图1所示。实验在室 温环境下进行,采用轴向拉-压全反向总应变控制模式, 应变比设定为 R=-1,并采用正弦波形进行实验,应变 幅分别选择为 0.6%、0.7%、0.8%、0.9%、1.0%, 循环 频率为 1.0 Hz。当循环应力幅降为最大值的 80%时终止 实验,并将当前循环周次定义为合金的低周疲劳寿命, 记录不同循环周次下合金的循环应力幅,记录自循环稳 定起至中值寿命时不同周次的滞后环。

使用 S-3400N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断口形貌进行观察。使用线切割在断口附近沿加载方向切取 TEM 分析 试样,经砂纸打磨、双喷仪减薄后使用 JEM-2100 型透





2 实验结果

2.1 显微组织

图 2 为 Ti-6Mo-5V-3Al-2Fe-2Zr 合金经过不同工艺 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。由图 2a 和图 2b 可知,经过固溶+ 等温时效处理后,在 β 晶界处形成了连续的晶界 α 相(GB α); 在 β 晶粒内析出了短棒状次生 α_i 相(rod-like α_i)。 由图 2c 和图 2d 可知经过固溶+随炉冷却处理后,在 β 晶界处形成了由 GB α 相形核并向晶内平行生长的 WGB α 相; 在 β 晶粒内析出了针状 α_i 相(acicular α_i),其宽 度明显减小,且间距变窄。

图 3 所示为合金经过固溶+等温时效及固溶+随炉



图 2 不同热处理后合金的显微组织

Fig.2 Microstructures of the alloy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: (a) solution and isothermal aging treatment, grain boundary; (b) solution and isothermal aging treatment, intragranular; (c) solution and furnace cooling treatment, grain boundary; (d) solution and furnace cooling treatment, intragranular



图 3 不同热处理后合金的 TEM 照片

Fig.3 TEM images of the alloy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: (a) solution and isothermal aging treatment and (b) solution and furnace cooling treatment

冷却处理后的 TEM 照片。通过对比图 3a 和图 3b 可以 看出,与固溶+等温时效处理后试样相比,固溶+随炉冷 却处理后试样中的 α_i 相更加细长。与图 1 中的结论相 符。此外通过图 3 还可以测得 2 种状态下试样中的 α_i 相 间距 (λ)。其中固溶+等温时效处理后试样的次生 α 相 的平均相间距为 92 nm,固溶+随炉冷却处理后试样中 α_i 相的平均相间距更小,为49 nm,这也与图 3 中得到的 结论相符。

如图 4 所示,合金经过相变点以上温度固溶处理后 获得全 β 相,通过 600 °C ×8 h 的等温时效处理获得了含 有短棒状 α_i 相及 GB α 相的 M1 组织;通过 600 °C 随炉 冷却处理获得了具有针状 α_i 相、GB α 相及 WGB α 相的 M2 组织。

2.2 循环应力响应行为

图 5 所示为 M1 及 M2 合金的循环应力响应曲线。 由图可知,对于 M1 试样,在 0.6%~0.9%应变幅下,试 样的循环应力响应行为大体相似,即在疲劳变形的过程









图 5 不同应变幅时 M1 和 M2 试样循环应力响应曲线

Fig.5 Cyclic stress response curves of M1 (a) and M2 (b) samples at different strain amplitudes

中均呈现出循环稳定的特征;在 1.0%应变幅下,试样在 疲劳变形的初期同样呈现出循环稳定的特征,在疲劳变形 的中后期,其循环应力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而降低,即 表现出了循环软化的现象。对于 M2 试样,在 0.6%~0.8% 应变幅下,试样同样呈现出循环稳定的特征;在 0.9%及 1.0%的外加应变幅下,试样从疲劳变形的初期就呈现出 了不同程度的循环软化现象,循环软化的速率随着应变 幅的增加而加大。M1 及 M2 试样在最终断裂前,其循 环应力幅值都有明显的减小,这是宏观裂纹的形成及快 速扩展导致的结果。

此外, 在 0.6%、0.7%、0.8%的应变幅下, M2 试样

的应力幅值均略高于 M1 试样;在 0.9%、1.0%的应变幅 下,M1 试样的应力幅值则略高于 M2 试样。随着应变 幅的增大,二者的应力幅值随之增加。

2.3 低周疲劳行为

对于大多数金属材料,其低周疲劳寿命 $N_{\rm f}$ 与塑性应 变幅($\Delta \varepsilon_{\rm p}/2$)在双对数坐标下满足线性关系,即符合 Coffin-Manson 关系^[12]。其表达式如公式(1)所示:

 $lg(\Delta \varepsilon_p / 2) = lg(\varepsilon_f) + c \cdot lg(2N_f)$ (1) 式中, ε_f 为疲劳延性系数; c 为疲劳延性指数; 2N_f为发 生疲劳破坏时的载荷反向周次。

通过在 Basquin 公式引入弹性模量 E,可以确定在双 对数坐标下金属材料的低周疲劳寿命 $N_{\rm f}$ 与弹性应变幅 ($\Delta \varepsilon_{\rm r}/2$)满足线性关系^[13]。其表达式如公式(2)所示:

$$\lg(\Delta \varepsilon_{\rm e}/2) = \lg(\frac{\sigma_{\rm f}}{E}) + b \cdot \lg(2N_{\rm f})$$
⁽²⁾

式中, σ_{f} 为疲劳强度系数; b 为疲劳强度指数; $2N_{f}$ 为发生疲劳破坏时的载荷反向周次; E 为弹性模量。

图 6 所示为 M1 试样及 M2 试样的应变幅与载荷反 向周次关系曲线。由图可知,二者的塑性应变幅、弹性 应变福与载荷反向周次之间的关系均为线性相关,与公 式(1)与公式(2)中的结论一致,即符合 Coffin-Manson 公式以及 Basquin 公式。

图 7 所示为总应变幅与疲劳寿命之间的关系。由图 可知,对于 M1 与 M2 试样,其疲劳寿命都随着外加应 变幅的增加而减小。在相同的应变幅下,M1 试样的疲 劳寿命均高于 M2 试样。

2.4 低周疲劳断口

图 8 所示为 M1 试样及 M2 试样在低应变幅(0.6%) 与高应变幅(1.0%)下的疲劳裂纹源区形貌。可以看 出,所有的疲劳裂纹均萌生于试样表面;在较低的外加 应变幅下 M1 及 M2 试样的裂纹源区面积均大于高应变 幅。这是因为较大的外加应变幅为合金中位错的萌生及 滑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,进而加速了裂纹的萌 生,因此 在较高的外加应变幅作用下,试样的裂纹源区面积有所 减小。

图 9 所示为 M1 试样及 M2 试样在 0.6%应变幅下的 裂纹扩展区形貌。由图可知,二者在疲劳扩展区均出现 了二次裂纹,二次裂纹可以消耗裂纹扩展的能量、减缓 裂纹扩展速率,因此二者在较低的应变幅下均体现出更 长的疲劳寿命。通过对比图 9a 及图 9b 可以看出, M1



图 6 M1 和 M2 合金试样应变幅-载荷反向周次曲线

Fig.6 Strain amplitude versus reversals to failure of M1 (a) and M2 (b) samples



图 7 M1 和 M2 合金试样总应变幅-疲劳寿命曲线



试样的二次裂纹的深度明显大于 M2 试样,这也与 M1 试样在相同应变幅下疲劳寿命更长的结论相契合。

图 10 所示为 M1 试样及 M2 试样在 0.6%应变幅及 1.0%应变幅下的瞬断区形貌。由图可知,对于 M1 试样 及 M2 试样在瞬断区内都观察到了大量的韧窝,且在较 高的应变幅下韧窝的尺寸均相对较大且深度更深;此外 还可以发现在相同的外加应变幅下,M2 试样比 M1 试 样的韧窝更深。

3 分析与讨论

根据 Correll 的内应力分离理论,可以将内应力分解 为摩擦应力($\sigma_{\rm F}$)和背应力(X)^[14]。其中摩擦应力源于阻



图 8 M1 和 M2 试样疲劳裂纹源区形貌

Fig.8 Fatigue crack source region: (a) M1 sample at low strain amplitude of 0.6%, (b) M1 sample at high strain amplitude of 1.0%, (c) M2 sample at low strain amplitude of 0.6%, and (d) M2 sample at high strain amplitude of 1.0%





碍位错运动的短程阻力; 背应力是可动位错之间的长程 作用力。因此可以使用摩擦应力与背应力在循环加载下 的变化规律研究材料出现循环软化现象的原因。采用文 献[15]中的 Correll 理论来计算摩擦应力和背应力, 计算 方法如图 11 所示, 图中 σ 为应力, ε_p 为应变。此外, 文 献 [16] 指 出 ε_{offset} 的 取 值 范 围 一 般 可 以 选 择 在 5×10⁻⁶~1×10⁻³之间,考虑到引伸计精度并结合本实验的 数据情况,本研究中选取 ε_{offset} 的值为 1×10⁻⁴。依据上述 方法,选取不同循环周次下的滞后环,以 ε_{offset} 为基准点 绘制直线,记录直线与卸载曲线的交点坐标,其中交点 至上峰值应力之差为摩擦应力数值的 2 倍,交点至下峰 值应力之差为背应力数值的2倍,依此可计算得出不同 循环周次下摩擦应力以及背应力的数值。

根据图 11 的方法,可以绘制出 M1 试样及 M2 试样 在 0.9%、1.0%应变幅下摩擦应力(σ_F)和背应力(X) 与循环周次之间的关系(图 12)。由图 12 可知,随着 循环周次的增加,M1 试样及 M2 试样的摩擦应力均发 生软化,且在不同应变幅下其软化速率大体相同,而背 应力表现出不同速率的循环硬化现象。因此可以认为 2 种热处理状态下的 Ti-6Mo-5V-3Al-2Fe-2Zr 合金在高应 变幅下表现出的循环稳定及循环软化现象是摩擦应力循 环软化以及背应力循环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对比 M1



图 10 M1 和 M2 试样瞬断区形貌

Fig.10 Fast fracture regions: (a) M1 sample at low strain amplitude of 0.6%, (b) M1 sample at high strain amplitude of 1.0%, (c) M2 sample at low strain amplitude of 0.6%, (d) M2 sample at high strain amplitude of 1.0%



图 11 由疲劳迟滞回线确定背应力和摩擦应力

Fig.11 Determination of the back stress and the friction stress from fatigue hysteresis loop

试样在 0.9%及 1.0%应变幅下摩擦应力及背应力随循环 周次的变化可以发现,二者摩擦应力的软化速率基本相 同,而 0.9%应变幅下该状态试样的背应力循环硬化程度 要明显更高,因此在 0.9%应变幅下 M1 试样整体呈现出 了稳定的循环特征,而在 1.0%应变幅下则呈现出循环软 化的现象;对比 M2 试样在不同应变幅下背应力的变化 趋势同样可以发现,在 1.0%应变幅下试样背应力的硬化



图 12 M1 和 M2 试样背应力和摩擦应力随循环次数的变化

Fig.12 Variation of the back (a) and the friction (b) stresses with cyclic numbers for M1 and M2 sample

速率更小,因此其循环软化程度更大。此外,对比在相同外加应变幅下 M1 试样以及 M2 试样背应力的循环硬

化速率可以发现,在 0.9%及 1.0%应变幅下, M2 试样背应力的循环硬化速率均低于 M1 试样,这也解释了在高应变幅下 M2 试样的循环软化程度更大的原因,因此也导致了在 0.9%及 1.0%的外加应变幅下 M1 试样的循环应力幅超过了 M2 试样。

类似地,Xu^[17]等人对于不同的显微组织 Ti-5Al-5Mo-5V-3Cr-1Zr 合金低周疲劳行为的研究同样发现不 同的显微组织是导致合金低周疲劳行为出现差异的主要 原因。实验结果表明,该合金的循环软化行为与位错的 湮灭以及次生α相的孪晶有关。其中,在经过循环载荷 作用后,具有细小次生α相组织的合金孪晶密度更 大,因此导致了在高应变幅作用下具有该组织的合金表 现出了更强烈的循环软化。

研究[18]表明低周疲劳行为主要是由疲劳裂纹的萌 生以及扩展决定的。其中,疲劳裂纹的萌生主要是由于 循环载荷下位错滑移产生的。文献[19]指出,位错的运 动很难绕过密排六方结构的*a*_i相,因此合金中大量的*a_i/β* 界面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阻碍位错滑移,这导致了位错在 *a_i/β* 界面处大量堆积进而引起应力集中导致裂纹更容易 在 *a_i/β* 界面处形核。图 13 所示为 0.8%应变幅下,M1 及 M2 试样疲劳断裂后断口处 TEM 照片。由图可知,对 于 M1 及 M2 试样,位错均在 *β* 基体上滑移,聚集在 *a_i/β* 界面处。M2 处理后试样中的次生 *a* 相交互排列形成了 许多封闭小单元,这种封闭单元的存在减小了位错运动 的空间,因而对于位错萌生以及运动的阻碍效果更加显 著。因此在较低的应变幅下,M2 试样呈现出了更高的 循环应力幅。

此外可以使用位错堆积模型来解释次生 α 相的强化 作用^[20]。假定位错萌生于 2 个相邻的 α_i 相之间而后开始 滑移,最终聚集到 α_i相界面处。此时位错堆积前端的局 部应力为 N**τb**, α_i/β 界面阻碍位错运动而产生的排斥力为 τ^{*}b,在平衡状态时其关系如公式 (3)所示^[21]:

 $N\tau b = \tau^* b$

式中, τ 是位错运动施加的应力; τ*为 α_i/β 界面产生的应 力场,其值与位错源的位置以及界面能量有关; b 为伯 格斯矢量。

此外,堆积位错的数量可以使用式(4)表示[22]:

N=π(1-ν)τλ/2*Gb* (4) 式中,ν为泊松比;*G*为剪切模量;设位错源位于2个*a*_i 相之间,则λ/2为位错的运动距离。

根据式(3)及式(4)可以推出 α_i/β 界面对于阻碍 位错运动的临界应力 τ_{max} 为:

$$\tau_{\max} = \sqrt{\frac{2Gbt*}{\pi(1-\nu)\tau\lambda}} = k_0 / \sqrt{\lambda}$$
(5)

式中, k_0 为材料常数。由式(5)可知 α_i 相之间的间距 λ 越小则 α_i / β 界面对于阻碍位错运动的临界应力 τ_{max} 越大。

根据图 3 测得, M1 试样 *a*_i相的平均相间距为 92 nm, M2 试样 *a*_i相的平均相间距为 49 nm。结合式(5)中的 结论可知,由于 M2 试样中 *a*_i相的相间距更小,其对于 位错运动的阻碍作用也更强,因此在较低的应变幅下 M2 试样的循环应力幅要高于 M1 试样。这一理论也进 一步解释了在较低的外加应变幅下,M2 试样的循环应 力幅普遍更高的原因。同时,较大的循环应力幅也造成 了 M2 试样疲劳寿命的降低。此外,由于 M2 组织中相 的形成,低周疲劳裂纹不仅沿着 GB *a* 相扩展,而且沿 着 WGB *a* 相扩展,因此 WGB *a* 相的存在促进了疲劳裂 纹的扩展,降低了 M2 试样的低周疲劳寿命,这也与图 4 中的结论相符。Zhang^[23]等人对于不同组织 Ti-6Mo-5V-3Al-2Fe 合金的低周疲劳行为的研究同样发 现,WGB *a* 相对于低周疲劳裂纹的扩展起到了促进作 用,进而降低了该合金的低周疲劳寿命。

其次,在如图 8 所示的疲劳扩展区中,M1 试样中 的二次裂纹的深度和数量要明显大于 M2 试样。在主裂 纹的扩展阶段,M1 试样中更深、更多的二次裂纹极大 地消耗了疲劳裂纹扩展的能量,丰富了疲劳裂纹扩展的



(3)

图 13 M1 和 M2 疲劳试验后试样的 TEM 照片 Fig.13 TEM images of M1 (a) and M2 (b) samples after fatigue tests at strain amplitude of 0.8%

方向,降低了主裂纹扩展速率,因而表现出了更长的疲 劳寿命。

文献[24]指出,在高周疲劳条件下,合金的高周疲 劳行为主要是由裂纹的萌生以及扩展阶段决定的。在裂 纹扩展阶段,当裂纹运动到 α_i/β 界面处受到较大的阻力 时,裂纹可能会发生分叉甚至改变其扩展路线,这也导 致了裂纹扩展阻力的增加。从图 2 及图 3 可以看出,M2 中次生 α 相的尺寸更小、数量更多,因此对于微裂纹扩 展的阻力更大。在微裂纹萌生阶段,M2 中交错排列的 次生 α 相将 β 基体分割成若干封闭小单元。由前文分析 可知,这些封闭小单元对于位错的萌生及滑移具有明显 的阻碍效果,对于微裂纹的萌生的阻碍效果更好。因 此,在高周疲劳条件下,M2 合金的对于变形的抵抗能 力更强,其可能具有相对较好的高周疲劳性能。

4 结 论

 1) 通过对合金进行 870 ℃×0.5 h 固溶+600 ℃×8 h 等温时效处理,获得了短棒状晶内 α 与连续晶界 α 的组 织;通过对合金进行 870 ℃×0.5 h 固溶+600 ℃随炉冷却 处理,获得了细长针状晶内 α、连续晶界 α 及 WGB α 的 组织。

2) 在 0.9%和 1.0%的高应变幅下, M1 和 M2 合金 的摩擦应力均发生软化, M2 合金的背应力硬化速率低 于 M1 合金, M2 合金的应力幅值低于 M1 合金, M2 合 金发生了更明显的循环软化。

3) 在 0.6%、0.7%和 0.8%的低应变幅下, M1 和 M2 合金均表现为循环稳定; 细小且交错分布的晶内 α 相使 得 M2 合金的应力幅相对较高。

4) WGB α 相的存在促进了疲劳裂纹的扩展,使得 M2 合金的低周疲劳寿命均低于 M1 合金。

参考文献 References

- Sun Huanying(孙欢迎), Zhao Jun(赵军), Liu Yian(刘翊安) et al. Chinese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(材料研究学报)[J], 2019, 19(7): 537
- [2] Liu Yingying, Zhang Le, Shi Xiaonan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[J], 2018, 47(12): 3666
- [3] Zhang Shunhu, Liu Jiarong, Liu Xinying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ure Vessels and Piping[J], 2021, 194: 104 561
- [4] Sun Yangyang(孙洋洋), Chang Hui(常 辉), Fang Zhigang(方志 刚)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属材料 与工程)[J], 2020, 49(5): 1623
- [5] Li Yi(李 毅), Zhao Yongqing(赵永庆), Zeng Weidong(曾卫东)

et al. Materials Reports(材料导报)[J], 2020, 34(S1): 280

- [6] Wang Qi, Sun Qiaoyan, Xiao Lin et al.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erformance[J], 2016, 25(1): 241
- [7] Dong Ruifeng, Li Jinshan, Fan Jiangkun et al.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[J], 2017, 132: 199
- [8] Gunawarman B, Niinomi M, Akahori T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[J], 2005, 25(3): 304
- [9] Zhang Lincai(张临财), Guo Xiaodong(郭啸栋), Sun Qiaoyan(孙 巧艳)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属材 料与工程)[J], 2013, 42(10): 2153
- [10] Kumar P, Mahobia G S, Chattopadhyay K et al.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[J], 2019, 813: 122
- [11] Pan Suping, Liu Huiqun, Chen Yuqiang et al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[J], 2020, 132: 105 372
- [12] Zhang Hang(张 航), Sun Yangyang(孙洋洋), Alexandrov I V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属材料与 工程)[J], 2021, 50(2): 588
- [13] Borrego L P, Jesus J D, Ferreira J A M et al. Procedia Structural Integrity[J], 2019, 18(C): 651
- [14] Sun Yangyang, Alexandrov I V, Dong Yuecheng et al.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[J], 2021, 15: 5277
- [15] Jha J S, Dhala S, Toppo S P et al.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[J], 2019, 155: 2
- [16] Xu Haifeng, Ye Duyi, Mei Linbo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[J], 2017, 700: 530
- [17] Xu Zilu, Huang Chaowen, Tan Changsheng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[J], 2020, 803: 140 505
- [18] Fournier B, Sauzay M, Caes C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[J], 2006, 437(2): 183
- [19] Edwards P, Ramulu M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[J], 2014, 598: 327
- [20] Song Zhenya(宋振亚), Zhang Lincai(张临财), Guo Xiaodong(郭 啸栋) et al.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(稀有金属材 料与工程)[J], 2014, 43(2): 435
- [21] Zhu Wenguang, Lei Jia, Zhang Zhixin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[J], 2019, 762: 138 086
- [22] Du Zhaoxin, Xiao Shulong, Xu Lijuan et al. Materials and Design[J], 2014, 55: 183
- [23] Zhang Haoyu, Zhang Zhipeng, Li Zhengyuan et al.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[J], 2020,7(2): 026 555
- [24] Huang Chaowen, Zhao Yongqing, Xin Shewei et al.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[J], 2017, 682: 107

Low-Cycle Fatigue Behavior of Metastable β Titanium Alloy Ti-6Mo-5V-3Al-2Fe-2Zr with Two Kinds of Heat Treatment

Liu Zhiduo¹, Zhang Haoyu¹, Zhou Ge¹, Cheng Jun², Zhang Xingjun³, Chen Lijia¹

(1.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Shenyang 110870, China)

(2. Northwest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 Research, Xi'an 710016, China)

(3. Shenyang Branch, Liaoning North Precision Equipment Co., Ltd, Shenyang 110000, China)

Abstract: The low-cycle fatigue behavior of Ti-6Mo-5V-3Al-2Fe-2Zr alloy under two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processes of solution+isothermal aging and solution+furnace cooling was studied.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crostructure of M1 alloy after solution+isothermal aging treatment contains short rod-like intracrystalline α phase and continuous grain boundary α phase. The microstructure of M2 alloy obtained after solid solution+furnace cooling treatment contains elongated acicular intragranular α phase, continuous grain boundary α phase and WGB α phase. M1 and M2 alloys exhibit cyclic stability at low strain amplitudes of 0.6%, 0.7% and 0.8%, and M2 alloy with smaller intracrystalline α phase spacing exhibits higher stress amplitudes. At a high strain amplitude of 1.0%, due to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of back stress and friction stress, both M1 and M2 alloys exhibit cyclic softening. Under high strain amplitudes of 0.9% and 1.0%, the back stress hardening rate of M2 alloy is relatively small, the cyclic softening phenomenon is more obvious, and the stress amplitude is relatively low. The intracrystalline α phase of M2 alloy divides the matrix into several " closed units " and forms a WGB α phase parallel to the intracrystalline at the β grain boundary, resulting in lower cycle fatigue life than M1 alloy.

Key words: metastable β titanium alloy; furnace cooling; low cycle fatigue behavior; friction stress; back stress

Corresponding author: Zhang Haoyu, Ph. D., Associate Professor,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Shenyang 110870, P. R. China, E-mail: zhanghaoyu@sut.edu.cn